

與香光寺有約

薄荷喵

四月二十六日，天氣晴。我與香光寺有約。

「寺」一詞，不禁讓我想到近日所看的一本日本書——金閣寺。其內容描述日本人對於美的追求。我想，既是「寺」，此「寺」的氣質必定是「美」的，美於她的歷史；美於她的屹立不搖。

「就是今天了」，懷著期待的心迎接早晨，即使一二節還有大魔王語言學概論的考試，依舊不減對下午這趟行程的雀躍。約定的時間來臨，「下午三點十分」踩著甚為輕快的步伐踏上遊覽車，是該好好認識往返香光寺的路程，但隨

著車上兒歌的播放，兀地勾起近日來期中考的疲累，沈沈睡去。再張眼，便望見傳說中的——香光寺。

一下車，便見幾位笑臉吟吟的法師引領我們進寺。一個緩而上的斜坡，滑出心中對這個地方的好印象——巧妙的採光設計、石頭設計，讓人感覺這棟建築的落落大方。門庭如此，想必內部更有讓人驚嘆之處。走到上面，最先望見的是一座大廣場，這路走來頗有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：「初極狹，纔通人；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」之感。穿越廣場再往內，到達「大雄寶殿」。何謂「大雄寶殿」？今天經過老師解釋，方知其義為「英雄」，指其展現絕對的自信，

毫無畏懼的宣讀出來。不住的在心中稱是記下，驀然的數聲鳥鳴，伴隨翅膀的聲音，看著吃得胖胖的小麻雀穿梭殿上。透過眼前法師輕輕淡淡的聲音講解，偌大的佛陀像坐落眼前，一手朝上，一手為下，莊嚴之心猶然升起。懷著恭敬的心三鞠躬，告知菩薩：我們來了。簡單的動作，卻蘊含無比的尊敬，許是受大雄寶殿的氛圍影響，竟是安定了心神、靜了心境。

再往後一走，「這便是觀音殿了吧」一個念頭一閃，隨即看到斑駁的匾額上題著「香光寺」三字。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時光，歷經無數春秋更迭，依然靜靜佇立於此。習慣性的追尋雕刻上的「龍

的九子」、「歷史故事」，聽著法師述說「左青龍右白虎」、進寺的禮儀和常識。原來過門檻的腳是有左右分的，靠近左邊跨左腳，靠近右邊跨右腳；原來跪的軟墊中間是住持的專屬位子；原來中間的門檻是給神明走的；原來……；原來……。看著暮鼓晨鐘，而日子一天天過去，興起一股「鐘聲未已，聽鐘的人一年年更迭」的惆悵之感。再望向寺內歲月的痕跡，雖與正中間精美鏤刻的雕飾有點格格不入，掛在上頭的還願香環、村民們祭拜的香，和聞起來有點茉莉香和檀香混合的香氣，竟是模糊了精美與古樸、歷史與現代的界線。

寺內的清幽，蔓延到圖書館，聽著

館長法師的解說，藏傳佛經、古董貝葉經，其書之藏量為之驚人，無論學術論文、知識群覽、歷史紀錄、國內外翻譯本等等，於此為時間留下對佛學這一門最好的注解。今天深刻體會認知，所謂清幽二字，並非意謂與世隔絕、不理塵世、不隨時代潮流，而是指自己的心是不是能夠安定祥和，不因外物刺激而受影響心智。寺內圖書館的無線上網機器，保養書的機器、網際網路的運用，甚至法師們也有在玩facebook，其活潑的個性，都令今天的我大開眼界。

館長法師透過投影片，講解到一半時，見廣法師發著一張張的菩提葉卡片，我拿到的是寫著「無常」二字。轉

念便想到最近身邊的生離死別，因為人世間的無常、因為經驗的體會，所以更珍惜當下與人的相處和擁有的事物。看著「無常」，意識捲進那墨黑彎轉的字跡，過往輪轉眼前，飽含負面情緒的吵架、衝突，對家人、對朋友、對自己重要的人，那時的自己，怎麼那麼不懂珍惜？很不該、真不該。忽地一聲呼喚，將意識喚回現實，看著眼前陪在身邊的人，心中想著：「無常，所以更珍惜、感謝。」接著，見廣法師又發下一張小卡，上頭寫著：「忍辱」，見廣法師也貼心的講解。最近對於事情是該多點抗壓性，心中記著，的確，最近對於處理事情是衝動犀利了點。既是有緣，拿到這兩張小卡，受益頗多。

一趟行程的尾聲，寺院貼心的準備黑糖糕和杏仁凍，手心握著，暖在心裡。由下往上仰望「大雄寶殿」：「謝

祢，即使今天是一個短短的行程，如今接近尾聲，但留在心底的卻像稀世珍酒，越陳越醇香」雙手合十，心中虔想

對佛許下的願望，即使不說出口，相信心誠則靈，必能上達天聽。上了車，心中載著滿滿的誠敬和沉靜，回到校區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天氣晴，我與香光寺來日再約。

令人懷念的音樂大師 黃友棣教授辭世

與民國同年的音樂大師黃友棣教授，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四日逝世於臺灣高雄烏松鄉圓照寺。經歷大時代的戰亂、變遷，黃友棣教授以〈杜鵑花〉、〈木蘭辭〉等適合民間而又具藝術的歌曲鼓舞、激勵人心；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變色後旅居香港、歐洲，飄泊的心靈作出了〈琵琶行〉、〈我要歸故鄉〉等，引發兩岸華人對祖國的憂思與懷念；民國七十六年定居臺灣，承平的時代黃教授創作不綴並且歸心佛門。與高雄紫竹林精舍結緣約始於民國七十八年，主要有〈香光行〉及悟因法師作詞的〈青松萌芽〉，這兩支譜曲，反應臺灣佛教在當代對社會的關懷。